



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

中篇小说卷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

〈湖北省作家协会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中篇小说卷(上)/王先霈、张永健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54-1844-9

I . 湖…

II . ①王…②张…

III .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湖北 - 当代 ②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湖北 - 当代

IV .I218.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20901号

责任编辑:李新华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贺凯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cjl@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日报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8.25 插页:2

版次: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460.2千字 印数:1—2900册

ISBN 7-5354-1844-9/I·1445 定价: 34.00 (平装)
48.00 元 (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

总顾问

缪合林 王重农

顾问(按姓氏笔划为序)

邓剑秋	卢吉安	邱久钦	陈昆满
周玉兰	周祖元	骆文	曾卓
童道友	路用元	碧野	

主任委员 蒋林

副主任委员 周百义

总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先霈	刘富道	陈美兰	周季胜
-----	-----	-----	-----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 方	李传锋	朱莎莉	刘益善
刘 青	吴小斌	张永健	杨书案
於可训	赵国泰	俞汝捷	洪 洋
涂怀章	梁必文	谢克强	董宏猷
管用和	熊 辉		

湖北新时期文学大系

各分卷主编

中篇小说卷：	王先霈	张永健
短篇小说卷：	王先霈	张永健
诗歌卷：	谢克强	赵国泰
散文卷：	涂怀章	
报告文学卷：	涂怀章	
儿童文学卷：	董宏猷	朱莎莉
文学评论卷：	於可训	

总序

近二十年湖北文学的风姿和行进的轨迹，很像自西而东横贯本省的扬子江——浑浩流转、奔腾激荡而又有曲折回环，它与全国文学一起，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共同经历了复苏和繁荣的若干个阶段，又在具体环境中展开个性化的探寻与突破。它与三十年代后期、五十年代前期的湖北文学并列，成为本世纪湖北文学交响乐中最华丽的乐章。此时此刻，在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迎接新的世纪、新的千年的时刻，湖北省作家协会组织编选《新时期湖北文学大系》，其意义远不止于一般的回顾和小结，而是着眼于为适应和促进社会和文学的转型、为推动我们的事业迈进新的境界，作深刻的反思和认真的准备。

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湖北文学曾经在几个重要方面领风气之先。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一九七七年年底问世，一时风靡全国、洛阳纸贵，很及时地适应着忍受了十年文化饥渴的人们急切的审美需求。徐迟一九七七年发表《地质之光》，一九七八年元月发表《哥德巴赫猜想》。它们是报春的燕子，预兆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它们讴歌曾被践踏的为科学献身的精神，鲜明地提倡一种新的价值观。徐迟赞美“陈氏定理”是无价之宝，他的那几篇报告文学对推动思想解放大潮的作用，它们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乃至对当时许多青年人追求知识、献身科学的人生选择的作用，同样是难以估量的。碧野、曾卓、骆文等老作家，用炽烈的感情谱写新作，李尔重的

宏篇巨制《新战争与和平》，杨书案的系列历史小说，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都为湖北文学增光添彩。由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人民文学》杂志主办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第一届开始，刘富道、映泉、楚良、王振武、姜天民、喻杉、李叔德等湖北作家先后榜上有名。其他文学种类也佳作纷呈，报告文学在八十年代继续成为全国的重镇，一批热情而机智的作品，深受青年们喜爱；诗歌有曾卓的《老水手之歌》获全国优秀新诗集奖，熊召政的《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全国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管用和、刘益善、饶庆年的乡土诗别具一格；黄瑞云的寓言饱含文化意蕴；董宏猷、徐鲁、韩晖光获全国儿童文学奖，李传锋的《退役军犬》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沈虹光的剧本题材广泛，有着良好的舞台效果；田野、王维洲的散文颇具楚地骚人的灵秀。湖北的大众文学，从创作到编辑，在全国都居于突出地位。新的生活呼唤和促成新的观察者、描述者。二十年间，从大学的宿舍里，从部队的营房里，从车间和码头，从乡镇和山野，走出一批批年轻的作者。他们或带着天真未凿的稚气，或带着荆楚平原的泥香，或伴着汉正街的市声，或裹着武钢高炉的热气，跨进文坛。生活中强烈的感受，是他们创作的最直接的推动力，他们把对生活的思考放在优于艺术形式雕琢的位置。即使在诗歌创作中，湖北作家也较少专注于句法上的变异，而更多是让读者呼吸山村田野的清风。八十年代前中期的作品昭示，湖北文学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色。

此后，当人们沉浸于对社会生活方式的转换中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文学界争议着新的美学观念、试验着新的艺术手法的时候，湖北文学界表现得略有迟疑。迟疑并非是惶惑，是在沉吟中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一九八八年，全国中篇小说评奖进行到第五届，首次出现湖北作家的名字，她们是方方和池莉。紧随

其后，刘醒龙对农村变革的追踪，邓一光对父辈军人的刻画，被认为是近年文学的重要收获。叶明山、岳恒寿、陈应松、刘继明、田天等各向不同的方向探索。他们彼此之间，他们和方方、池莉之间，风格有着明显差异。但是，湖北的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们，在发挥各人艺术个性的同时，也形成一些群体的共性。他们构成的方阵，在中篇小说作者队伍中，十分引人注目。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不仅是湖北新的作家群诞生的信号，也给全国文学探索提供新的思路。

湖北是中部内陆省份，周遭山脉拱围着中间的鱼米之乡，武汉是在百余年的社会发展中繁荣起来的大城市，市民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正是由于这一背景，湖北作家多在继承传统中寻求创新，在街衢世俗里提炼风雅和捕捉醇厚的人情，从平畴湖沼间摄取浓郁的诗韵。这就具有了与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和陕北的黄土地大不一样的风情。从八十年代后期到现在，十多年来，受到全国文学界广泛注意的湖北作家人数稳步增加，不是一茬替代一茬，而是老一辈和新一辈、先出的与后续的相伴相随，声势日壮。湖北的几辈作家是有天赋才华的，但他们的成绩的取得，更多地靠的是勤奋与踏实；他们是讲究技巧的，但作品对读者的吸引更多地靠的是内容的真实性与亲切感；他们有较为安宁和谐的创作环境，而其广泛影响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实力，较少依赖鼓吹与炒作。他们很少标新立异地张扬，却不乏对现实和历史的独特的体验。中国新时期文学，从七十年代末对伪浪漫主义的摒弃到八十年代对现代主义的借鉴，发生过并且还存在着多方位的探索。湖北大多数作家所采用的，是吸收了多种成分的、具有新的内涵和色彩的现实主义。他们的这种创作取向，一直得到本地评论界和文学编辑的有力支持、鼓励，并不断有新的进展。湖北的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有着相近的品格，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主点，吸纳多种文

学观及批评方法。实践表明，湖北文学界的选择，有利于文学对社会生活深刻变化的反映，有利于文学满足广大民众的接受需求。在这一方面，湖北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是有所贡献的。这套大系在体现本省作家多样的创作个性的前提下，也体现了这一主导的倾向。

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疏漏和失误是难免的。不过，上溯文学之江而反顾，虽然未能规行矩步地寻踪觅影，未能毫厘不差地描摹精确的图形，我们还是在全省各地文联和作协的热情协助下，尽可能多地重读了二十年来的优秀作品。其中不少由于篇幅和体例所限没有收入，长篇小说、戏剧和电影文学剧本未能收录，甚至有个别在全国得过大奖的佳作也忍痛割爱，这绝不减轻它们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更不损害它们的价值。选本总是有局限的，如果读者披览这套大系，能够在鸟瞰中思索二十年来湖北文学发展中顺逆、畅阻、缓急的变化规律，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作为开拓新航道的参照，我们就感到欣慰和满足了。

总编委会
一九九九年七月

前　　言

王先霈 张永健

20世纪的最后20年，是中国文学史上丰收的时期。文学的各个门类都取得了令人兴奋的成就，而其中中篇小说尤为突出。无论从数量或者质量上说，此前没有任何时期的中篇小说，能与这20年相比。为什么中篇小说特别繁荣，为什么中篇小说的成绩格外骄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还要在社会环境中寻找。这20年是生活大变化的时期，是思想大解放的时期。生活的丰富和复杂增加了短篇小说完整地传达作家的感受和思考的困难，生活变化的飞快速度又使长篇小说难以同步追踪。当作家力求把反映生活的及时性和深刻性结合起来的时候，他往往会选择中篇小说。当然，还可能有接受需求方面的因素，在快节奏的生活中，面对越来越多样化的媒介，读者不容易安排充裕的时间阅读长篇，短篇则又使他意犹未尽，欲罢不甘，中篇小说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业余阅读的首选。一个多世纪之前，别林斯基说，倘若哪家文学杂志没有刊载中篇小说，那就像是在大庭广众间不打领带一样（《论俄国的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这句话移到今天的中国，也非常适合。或许可以再补充说，倘若哪位小说家不写中篇，那就像是足球队的前锋没有破门，即使其他方面表现多么好，终究不能被视为球星。不少作者是带着他们的中篇小说闯进文坛，同他们的中篇小说一起成长，并

成为新时期最活跃的、创作力旺盛的作家。他们写作长篇往往是成名之后，而且他们的长篇给予读者大众的印象，还不如中篇深刻。我们为短篇或多或少受到冷落而惋惜，我们为中篇的长足发展而欢欣。

湖北近20年文学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但是，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却是中篇小说。论及中国新时期的中篇小说，尤其是论及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中篇小说，不可能不谈到湖北的作品。《风景》、《烦恼人生》、《祖父在父亲心中》、《分享艰难》、《父亲是个兵》、《跪乳》、《我爱麦娘》、《黑船楼》……，它们被当作某一类型作品的代表，而被文学界内外反复谈论。对于其中的某几篇作品，也曾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论，至今人们也许还保留着不尽相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它们是新时期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在各种文学体裁中，中篇小说更要求作家对生活的敏锐的独到的思考；湖北作家很关注作品的现实性和历史感，他们钟情于中篇，在中篇创作上取得厚重的成果，是有其必然性的。

湖北的中篇小说创作，有人数众多的作者群；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有老一辈的知名作家，也有年轻的初学者，分布在全省各个部门、各个地区。许多作者对现实生活始终保持着细密的观察、深切的体验，有些人虽然技巧还不纯熟，经验还不老到，但他们正积累对文学创作最重要最珍贵的财富。总体说来，湖北作者对中篇小说审美形式的创新的探索较为薄弱，但近五六年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若干尝试，看到了对叙述技巧和语言表达方式的琢磨；至于内容上的开拓和深掘，更被作者们所关注。中篇小说作者的队伍在壮大、在提高。下个世纪，我们将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参加本书编选工作的有王美艳、黄玉蓉、曾军、张永健、王先需；编选工作得到湖北作家协会创联部办公室和作家们的大力

支持，选目曾向王淑耘、汪洋、朱子昂、刘益善诸位先生征询意见，谨致谢忱。

1999年6月23日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王先霈 张永健 5
徐 迟	
牡 丹	1
李建纲	
打倒贾威	50
周翼南	
乌龙湖边	72
汪 洋	
红 烛	108
吉学沛	
牛栏纪事	150
成 平	
干杯,女兵们!	194
曾德厚	
琵琶缘	308
何祚欢	
养命的儿子	375
方 方	
风 景	415

祖父在父亲心中.....	479
苏 淦	
太阳神.....	515
附 录	
作者小传.....	579

徐 迟

牡 丹

在日常生活里，演员也应该想到，他将要进行公开的演出。

——歌德

一

“看戏的人往往只知道前台的戏。他们不知道后台有戏。前台的戏，极尽悲欢离合。后台一样是如此。还往往比前台的戏更悲、更欢，离合际遇更离奇。因为前台的戏是戏，后台的却是生活本身。”

有一个晚间，在武昌一座宾馆的楼上，我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当时一位剧作家和一位导演听到了，相视而笑。他们转身问我，问我是否想起了谁来？

我们那时正参加省文联的一个会议。那晚没有活动。我们在随意闲谈。我们的房间面对长江，朝南的窗子里镶嵌着一座大桥。我们是在高高立于龟蛇两山中间的武汉长江大桥之荫。夜晚的武汉市灯火辉煌。沿江的灯以及悬挂在大江上那一串光亮的珍珠项圈，闪耀在我们窗口。我回答，我并没有想起了谁。他们似乎不相信。我又解释，我只是这样推论而已。

剧作家的神情突然严肃起来。他扔掉了烟头，在房中踱步一周，微微叹息着说道：“是的，在解放前的日子里，在舞台艺术那灿烂的光辉背后，有一片惨淡昏暗的底色；在抑扬的音乐，喧闹的锣

鼓声中，有着一阵阵的啜泣之声。”

听到他这样一看，那位导演的脸上，刷的一下，一朵乌云遮来。

“怎么的呢？”我笑起来。“你们想起了谁来了？”

我很快发现，他们想起的人多啦。他们想起了过去的许多戏剧艺术家，以及今日的许多戏剧艺术家的过去。

剧作家对我说：“在你们老家，杭嘉湖一带唱戏可不容易。在江南，要是不能在大场市里登台，你只能搭班子唱草台戏。”

“那是鲁迅所描写的社戏，”我高兴地说，“那我有不少美丽的记忆。草台班子驾小船来了。孩子们围在河边看。衣箱放在船头上。”

“啊，是这样的，”导演点头，“我搭过草台班。衣箱盖子是圆弧形的，下雨不会漏水湿了戏装。”

“江南观众水平高，”剧作家接着说，“鲁迅先生不也描写了一个铁头老生，在台上翻筋斗时，台下替他数数的吗？演员上楼梯，走了几步？观众也给他数了，而且记着，看他下楼又走几步？是否一样？江南村镇，精明尖刻。时常包两个班子来唱对台戏，把观众放在中间，存心叫演员为难。这边唱《空城计》，那边也一样。两边都得把唱工演技，各种功夫和噱头拿出来，吸引观众到自己台前。这边的诸葛亮自己操琴，自拉自唱，观众拥过来了。那边诸葛亮有武功底子，搭起三张桌子从上面翻下来，又把观众吸引过去。这边看不行了，也搭起三张桌子，把观众又吸引了回来。可是，他没有武功底子，翻下来摔断了腿。”

他的故事很惨。我摇头了：“小时候我也看过对台戏，却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逢年过节都看戏，四乡来人来船。水上的戏台有一副对联：父老行来消白昼，儿童归去话黄昏。”

剧作家说：“你们在过节，可是演员们在卖命。我们有句行话：唱戏难唱杭嘉湖。那诸葛亮摔断了腿，躺在城隍庙里。对台的诸葛亮心里难受，晚上过去赔罪。他还送了点钱去，包在一个手巾包里。

断腿的诸葛亮抓起手巾包就掷回去：谁要你的臭钱！”

“你看，他把两类矛盾混淆了。”导演说了一句俏皮话，但是又叹了一口气。

我们听到江上的汽笛声。几架喷气机在夜晚的高空中掠过。一只钟镗镗地敲了九下。大家默然。

后来说：“那是卖艺人的、江湖班子的生活，名演员总该好一些吧。”

我没料到，这一句话使导演和剧作家跳起来了。“啊哟，哪里的话？从唐朝的永新娘子和才人张红红，到解放前所有的明星、名演员，他们的遭遇都是更加悲惨呵！”导演说。

“还记得毛韵珂吗？现在谁也记不得他了。”剧作家也紧接着说起来。导演一听到这名字，便点头赞叹。剧作家说下去道，“父亲、女儿、儿子，三个全是卓越的演员。全盛时代，报纸上登一整版的广告。上海有长供他们演出的剧院。原来名叫更新舞台，毛家父女三人受聘演出，改名为三星大舞台，后来又叫牛庄路的中国戏院。毛剑佩红极一时，金刚钻戒指多得用一只篮子盛载。可是毛剑佩自杀了，毛燕秋病死了，剩下老年的毛韵珂，死在三星舞台之上。那时，闪耀的已是另外的明星。在不是主角的，而是配角的舞台底下的化妆室里，再不是由六个跟包侍候他穿行头的名演员了，他是一个衰老无用、唱扫边老生、千里子活的老头，借穿了馆中行头，但那行头太长，以至在走上楼梯时，摔了一跤，中风而死，这就是旧社会里，一个名演员的下场。”

一列飞速的火车，一串流星似的灯火，从长江脖子上的灿烂的大桥的珍珠项圈中跑过。我们这房间是在武汉三镇中心，在大桥的美丽光彩中。在新社会的辉煌环境中，来谈论过去，显得过去的旧社会，是更加阴森黑暗了。

“现在已很少人记得北京名旦刘喜奎了。”导演也从他的沉默中抬起了头。“民国之初，袁世凯专为她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摆起了